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居于人生之秋

□ 王珉

金风送爽，天高云淡，气清景明。凉风轻袭，落叶满地，秋总是予人一幅散淡凉薄的模样。广播听到一组秋曲，淡淡的冷寂，微微的肃杀，像极了作家张爱玲嘴角的微笑，又像生活中短暂的迷惘失落，萧瑟如秋风席卷大地。我在北欧旅游时，看到的秋也是枯萎失色，是没有太阳的极夜，是更为深寂的寒冷。

但我认为秋意不止于此。漫步于街头，包裹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亦发现秋日独特质朴的色泽。天凉好个秋，四季轮回中，这个季节上班途中每个人都是赏秋之人，人们的陶醉胜过任何一个季节。澄明清澈的秋色触动人心，到处都是刚刚抖开的色彩、明丽的画卷。辽阔和热烈，丰满和愉悦。一群排成人字形的大雁，自北向南掠过人们的头顶，穿越城乡村，

飞过高山大河，频传丰硕的捷报。家中阳台上的秋意也渐浓。杜鹃伸展五朵新蕾，花苞紧闭，等待起承转合。只是，上一轮枯萎的“花魂”犹在，泛黄如破碎的老照片。“零落成泥碾作尘”，遂剪去枯黄埋进土里，深褐色的叶一碰就落，恰似北国的秋。狗尾草有些枯萎，淡黄的茎，或绿或黄的绒尾巴。小叶藤也逐渐枯黄，枯藤上的小圆叶，虽然还是青竹色。不知名的菊科类植物，顶端长长的羽毛带着种子，一碰飞向天际。小榕树枯茶色的根须，围着一大瓷盘打着转……于是，我将这些秋的影子剪去，收集在一起，恍然瞥见母亲整理的最后一把野干笋，黑茶色，同样代表秋色。母亲回老家逐根剥好煮熟晒干带回，眼前似乎浮现家乡的秋收，田间地头喜看稻菽银镰舞，割刈乐农乎，

饱满与丰收的喜悦随处可见。

秋日亦是施工的好时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们三五成群，一身灰蒙蒙的长角衣裤，脚下着黑色长筒防水塑料鞋，棉手套上沾满污垢，肩上扛着锄头和钢锯，头上戴着金黄的头盔，成为城市中一抹别样的风景。他们在工地附近的小吃摊点，买上若干根油条，一小包豆浆和两块煎饼。坐在马路边沿的路基上，抑或一块阴凉处，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们时而谈笑风生，气氛浓烈，时而低头不语，陷入沉思。

秋阳，过了夏天显得疲惫了，早晨上升到地平线，收敛起刺眼的光芒，和煦地普照大地，变幻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大光盘。日光把工人的周身和钢筋水泥染成暖色，暗黄绚烂，黝黑的皮肤镀上岁月的纹理，深邃的双眸充满希冀。当机器开始隆隆滚动

时，敲击声声悦耳。他们的身影在高大的建筑物比衬下，恰似细微勤劳的蚂蚁，于是我再也不分清刚望见的那几位，只觉庞然大物上跃动的身姿，散发着质朴无华的麦芒，令人温暖，成为秋日的底色。

民工的身旁，秋菊温柔绽放，凌霜飘香。一组秋歌将我的思绪引向往昔。“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喜欢在这样的秋日品赏秋歌，繁杂的心绪在音乐中得到慰藉。我愿如那些勤劳的民工，也愿如那位温暖的国君，对自己轻吟一句：“陌上花开缓缓归。”

居于人生之秋，且赏且惜且沉醉后明白，人生的风景大多数与孤独为伴。你踏着秋风脚印，前面土层下涌动的是又一个春潮和又一个收获的开始，收获生活的丰盛和平静的内心。

长河源花
changhelanghua

崛起

□ 孙新峰

一百多年前
在昆仑山的故乡
种下一个梦
虽然遥远
但一路跋涉
终于到达彼岸
于是一座山
拔地而起
他是昆仑山的兄弟

当他破壳而出时
脚下是一片海
海水是苦的
海里有火山的烈焰

还有深潜的鲸鱼
血腥的浪花
拍打着花岗岩的山体

海燕高唱着
太阳已升起

梦的英灵
来到二十一世纪
矢志不移
听，《国歌》正在响起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前进 前进 前进

东京梦华录

——千古繁华一梦中

□ 张泽瑞

大千世界，东京梦华
如梦初醒，唯有清冷空虚
我听到了时代的呼唤与哀叹
我看到了华胥一梦的繁荣富贵，
入梦，梦醒

我时常幻想漫步东京街头
赏青楼画阁，绣户珠帘
琴棋书画，载歌载舞
行天街御路，赏柳陌花衢
游山林池阁，绘西园雅图

我走过红灯绿酒，熙熙攘攘
茫茫人海，尘世缥缈间
寻求金钿明灭的光彩
频畔起落的红云
是你多情还是我多情
蓦然回首，是金丝绸缎
亦是爱恨别离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深情不堪许

夜深了，却又听喧嚣曲调
走过茶坊酒肆，罗绮飘香
小贩们吆喝着
三言两语道出了此梦最人间

最爱瓦肆勾栏，欢声笑语
器乐歌舞，杂剧百戏
夜雨萧萧，黎明中盛开的
苦难和哀愁的花朵
它在杂草中生长
在断壁残垣中散播

北人的旗帜飘扬在太和殿上空
宣扬着他们的胜利
宣告着华胥一梦的破碎
腐朽的雕木无声诉说着
是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血泪与哀豪
断裂的牌匾低声私语着
是千古繁华最后的念想

我极力扣下摆动的船桨
却无法阻挡小舟直下江南
我恨
那孤舟南行的从容坦荡
那孤雁北飞的哀啼不绝
我念
那华胥一梦的虚幻
金戈铁马，羽衣霓裳
岁月的长河仍在流淌
华夏的血脉
永在天蓝风轻中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秋思望月明

□ 李虹昌

暑去秋来，推开阳台玻璃窗，秋风迎面而至，万象金街门市楼顶上洒满了月光，从高处远望感觉蒙上了一层白霜，小区外停车场上榆树随风摇曳，窗前静心而立，竟然能够聆听片片落叶声。

浅秋之夜，是那样的宁静。静谧的月夜，伴随着我的是那寂寞的月光。失去父亲的我，还在悲痛中徘徊，仰望夜空的明月，思绪万千，父爱的失落和没有依靠的孤独油然而生。也只能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时值秋月盈满时，置身月圆之夜的情景中，您手持月饼，可否真的会有思念亲人的感慨……每每中秋临近，皓月当空，天涯共此时，登高静听亲人语！想念亲人，想念家的温馨，难道说此时的您从没有望月最真切的感觉！

父亲离去后的日子，我的世界仿若被无尽的阴霾所笼罩，色彩消弭，只剩一片荒芜的灰暗。曾经，他是我生命中那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无论风雨如何狂暴肆虐，都坚定地为我照亮前行的路途；他是我安心依靠的参天大树，无论生活的压力如何沉重如山，我都能在他那宽厚的荫蔽之下，觅得片刻宁静与慰藉。

可如今，这一切美好都已如梦幻泡影般消逝无踪，徒留我在这漫漫无边的黑夜里，孤独地摸索，迷茫地徘徊。

回忆恰似汹涌澎湃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地向我涌来，那些与父亲共同度过的时光，无疑是我生命中最无价的珍宝。犹记得儿时，父亲总会用他那温暖宽厚的手掌紧紧牵着我，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春日来临，我们一同漫步于公园之中，去欣赏那一朵朵肆意绽放的花朵，感受着生命的蓬勃与绚烂；夏日炎炎，我们并肩坐在河边，伴着清凉的微风纳凉，静静聆听那潺潺的流水声，让浮躁的心归于平静；金秋时节，我们携手在果园里采摘，品尝那甜蜜多汁的果实，享受收获的喜悦；寒冬腊月，我们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我听他讲述着一个个温馨动人的故事，那笑声仿佛还萦绕在耳畔。那些岁月，盈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温暖与爱意，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篇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便



百味人生
baiweirensheng

妙手小品

□ 胡敬洪

响鞭手

“叭！”一声响鞭催开了满树梨花。
“叭！”又一声响鞭将辽阔的沃野铺展在我的脚下。

这声响鞭，曾作响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作响在我往大田运肥的车辙里，作响在我收割庄稼的欣喜里，也作响在我离家远行的行囊里。

这声响鞭，经他手，每一个鞭花，都是他生命的奇崛篇章。

我知道，他做长工为老财赶马车的日子，“叭！叭！”的声响犹如哀怨的长嘶，只为甩走苦难辛酸。

我知道，他行进在支前的洪流里，“叭！叭！”的声响仿佛催征的战鼓，只为高扬豪情壮志。

我知道，他扶犁耕耘在合作化的大田里，“叭！叭！”的响鞭如同爆竹齐鸣，只为欢庆穷人翻身做主人。

我知道，他驾车为生产队送公粮，“叭！叭！”的响鞭好似喇叭嘹亮，只为把丰收歌吹奏得凌空飞扬。

无论是坐在车辕上，还是跋涉在大田里，或一手挽缰，或一手扶犁，他总是高昂着麻花状的竹鞭杆，杆头上红缨起舞，鞭梢上鞭花怒放，手腕一抖，“叭”地一声脆响，小鸟为之振翅，牛儿为之奋蹄，禾苗为之扬眉，连那村外的小河、村里的炊烟，也为之抖擞精神！

“叭！叭！”鞭梢上绽开的火花，正是强者的情怀，正是人生中最响亮的音符。岁月转瞬即逝，高挂在堂屋里的那杆响鞭，依然诗兴大发，簇簇诗花闪烁着血性的光芒！

侍田手

我终生难忘那双与土地相亲相爱的

手！

四月的朝阳，用柔情，用温热，轻拂着无垠沃野，犁铧劈开千重浪，为种子备好了松软舒适的温床。

他在“温床”上泼洒深情。深耕细耙过的土地，松软而温馨。他伏下身子，双膝跪地，伸出满是青筋的手，再将土坷垃揉搓成细末，然后一遍一遍地梳理，一遍一遍地抚摸，恨不得把体温全部融进土壤里。

这是一幅多么圣洁的图画。这是一种多么至纯至美的诗境。抚摸土地的手，吟出“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千古绝唱。

抚摸土地的手，激发了深沉的土地意识与热烈的生命情调相互激发的洒脱和追求。

抚摸土地的手，播种下有光也有热的情和爱。

有了这情爱，他缜密侍俸的田地，充满了母性，无论何时，都会永葆亲情，永葆厚谊，永葆收获的灿烂。

春天来了，莺飞草长，土地横吹温馨的笛；夏天来了，绿水盈岸，土地弹拨热烈的弦；秋天来了，风霜高洁，土地擂响虔诚的鼓；冬天来了，冬山如睡，土地在睡梦里排练迎春曲。

四季粉墨登场，在他用情爱的体温肥沃的土地上，争相用收获记录生的概念，礼赞人和土地的相依，同时高歌他辛勤的个性、挚爱土地的淳朴和高尚。

我把这一切捧在手心里，心中顿时江河般汹涌，群山般巍峨。

诙谐手

他走了，去那钢筋丛林的都市打拼，书写别样人生！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带不走昨天的文字，村里人忘不了重温他那诙谐

的彩页！

我深深地爱着他桥墩似的身材、圆月般的脸膛、皱纹里镶嵌着的微笑，以及那不卑不亢的表情、外冷内热的情绪。

这一切，都来自他从母体里带来的天性，来自他过早认识红尘百态而不知愁滋味的心态，

他是个乐天派，出口是俏皮话，张嘴是歇后语，因而荣获“诙谐高手”的美誉。

村里有个青年学生高考落榜，整天唉声叹气，低头不语。他拍着人家的肩膀，直抒己见：“咋了？猪尿泡上插刀子——泄气了？你记住，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顿时，灰暗的心里一片光明。

有人干事利索，不拖泥带水。他直言快语夸人家：“好家伙，快刀豆腐——干净麻利快！”朴实的庄稼人，羞涩得躲到人后。

镇长经常搞调研，办实事，受到村民一致好评。他直言不讳：“咱镇长与群众心连心，真是腿肚子上面绑大锣——走到哪，响到哪。”一片爽朗的笑声在村中荡漾。

村里的老年人也学城里人，喜欢像年轻人一样吃穿戴赶时尚，有人不理解，看不惯。他心花怒放，张口就来：“生盐拌韭菜——各人心里爱，社会果真进步了。”老年人巴掌一拍，咧嘴大笑，青年人边点头边伸大拇指。

人是自身幸福的设计师。一个人无论生活在何等环境中，只要满脸春风，妙口生莲，满嘴诙谐，为社会增添欢乐气象，心里永远不会有愁滋味。

有了他，幽深偏僻的村子，总有不断开心的笑声。如今他走了，从乡村去了都市，人们念叨他，是因为他那高尚纯洁的幽默品质，彰显趣式浪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能为普通人的生活涂抹上一层神奇而欢乐的色彩。

曹风

秋风习习

孔祥秋 撰